

第二十冊

義俠
(上)

清稗類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清稗類鈔

杭縣 徐珂 仲可

義俠類

萬履安爲同年調藥餌

鄞縣萬泰。字履安。明孝廉。明亡後。嘗一客嶺外。舟還。有毛汧者。與之同年。道病疫。且死。舟人俱欲棄之。萬不可。躬爲調藥餌。時起臥。汧得生。而萬泰遂病不起。卒年六十。

汪文卿贍胡士驊妻子

婺源汪光翰。字文卿。明崇禎末。客川南道景陵胡恆幕。入本朝。不仕。當恆駐邛州時。張獻忠陷成都。分兵徇邛。恆命光翰出調兵。未至。城陷。恆與子士驊戰死。闔門遇害。惟士驊妻朱氏挈其幼子峨生匿民間。得脫。賊武大定聞朱有殊色。劫致之。朱乃斃面毀容以自免。光翰間關夷獠中。得朱氏母子所在。事之甚謹。值歲大饑。斗米十金。光翰百計保護。或以經書教授爲塾師。或操奇贏坐市肆。

中得錢以供朱氏母子饘粥。二十餘年不倦。朱教子嚴。峨生亦讀書。知自奮。蜀平。峽路通。光翰乃躬送其歸景陵。

唐自仁護主

唐自仁者。唐氏之僕也。頗偉精悍。有膽識。役於唐者三世。能護主於難。養主於生。僕也而有行。義士矣。順治初。寇氛未靖。居民相率逃竄。仁之主家七口。匿山谷。獨留仁於家。日貯飯蔬。盥之屬於筐。齎以餉之。一日遇賊山椒。賊遽刃之。仁仆。佯死。賊遠。乃起。

初。仁之衣製高領。密縫布七層。防不虞。及是。刃痕五層而止。利在迎刃而速。仆入故未竟。不者。殆已。越數日。賊至。掠家中物。仁睨賊某。獨攫百金。賊共雄視仁。招爲黨。陽諾之。隨至賊所止地。先覷得某賊匿金處。乘間納諸懷。某懼衆攻其私。忍弗敢張。明日。給賊賭騎射。衆方整轡具輶。仁躍馬著鞭而逸。竟得脫。急跡主眷屬。得伯仲二稚。問主何在。曰。餓已三日。父覓食未回。母先被擄。仁攜稚安置。乃出。遇主山峽中。導與稚一處。又出訪主母。聞以殉節投水死。族有葬。

之者。號痛而反。乃棲主於幽僻之地。資前金。力作以濟之。

戚三爲盛三贖婦

大兵下江陰。殺其民之以城抗者。而俘其婦。戚三鉞項。仆城下。得不死。獨念婦王氏被俘。默禱於神。夜夢神授以字。曰。爲汝贖婦者。戚三也。寤而歎曰。我卽戚三耳。尙誰贖婦哉。明遇人於蕩間。則尋婦者盛三也。戚憶夢中所見戚字。中模糊。有似於盛。遂同行。至江寧。揭訪帖於亭。或有告戚以婦所者。索酬金。戚曰。吾實不持金。向所揭。誑耳。曰。然則贖亦無金耶。曰。無之。曰。然則雖告以所在而安庸也。速去之。戚挽之泣。其人視其揭。沈思有頃。曰。若苟善書。客有僱書手書楞嚴百部於報恩塔者。可得值也。戚受雇而半貸於人。得十金。贖之。綠旗郝將軍部下。將軍婦受金。陽不解。鞭逐之。且不肯還金。時盛同往。泣曰。此金非他。江陰戚三傭書以贖婦者也。城陷家破。所不憚。瀕死以丐此金者。爲婦在耳。婦未還而金又失。豈謂城陷時不能死耶。吾盛三也。今偕戚三來。終不令戚三獨死此矣。號而譁。聞於將軍。義之。許還婦。及還。則盛三婦也。

先是盛婦被俘。來密書曰。江陰盛三婦在郝將軍旗。而盛字中蝕。有似於戚。故是時告者。竟誤盛爲戚。而指以所也。盛曰。奈何以戚三金而爲盛三贖婦耶。願夫婦鬻於旗。還戚值。而佐戚覓婦。郝曰。勿庸。紅旗張將軍方需役。薦之張。得值二十金。盡予戚。而盛留旗下供役。晚除馬通。聞旁室婦與人語。操里音。盛乃操里音歌曰。二十一。是七三。託我尋汝來江南。少頃。婦亦操里音微吟曰。一十一。是王氏。願爲七三告七四。盛聞之。大喜曰。是矣。急呼戚躡至。婦已去。次日。盛偕戚語郝。郝爲探之。得實。遂同詣張。請贖之。張執不可。且曰。是婦有色。值昂。金固不足。且已留此婦。何贖焉。二人者固爭。郝亦力爲之言。久之。盛乃揮已婦出。訣曰。吾與戚三同來。矢不獨還。今戚三以傭書金贖汝。書尙未盡償。而吾與汝空鬻身。無以報戚。何用獨贖爲。汝仍還郝。吾與戚同去。赴江水死耳。以婦交郝。返張值。既拜郝及張。相將牽臂出。且號且行。而戚婦與盛婦俱號。時張之部曲有願出金代贖者。有迸涕者。至是。張心動。謂郝曰。止。吾安惜以一婦全兩家也。雖然。婦值不止是。而減值以贖。則無以示來者。且此值盛值也。盛爲戚鬻身。吾何

能獨遣妻而反留盛。因並遣盛戚。而以二十金分之。爲歸里資。於是各懽呼謝去。過傭書所。二人夫婦皆善書。請各書以償。主者感之。不聽。乃合書一部。以貯之報恩塔。

劉顯之返韓生白柩

劉必顯。字顯之。魯人。文筆矯異。慷慨好義。韓生白延之於家。教其子仲美。久之。生白爲許州同知。明崇禎壬午。城陷。死之。仲美縗經往迎柩。時寇賊充斥。豫州路鮮行人。戚友惴惴無從者。顯之適來視仲美。知將南行。因問曰。千里畏途。道第不可行也。仗劍從子者幾何人。仲美曰。未敢以煩親知也。顯之毅然請從。不返舍。卽襆被行矣。

行次東明。晤舊邑令辛某。以別墅止之。顯之不可。次長垣。潰兵滿野。城中戒嚴。閉城中者十日。出而次開州。輾轉至滑縣。越衛輝。抵新鄉。仲美病。不能前。計無復之。顯之將隻身渡河而南。仲美難之。顯之決請前。會有鄆陵人單騎北來者。顯之跨一馬。從之南下。仲美乃作書貽河南故知及當路。令往取進止。以七日

爲期。

後二十餘日。音問杳然。仲美憂甚。日扶病號於河干。忽見鶉衣黧面徒步來者。依稀似顯之。仲美疾趨而前。泣問曰。先生人耶。鬼耶。顯之曰。幸甚。無恙。汝父柩在後。舊僕王代興扶之。旦夕至矣。仲美乃拜。伏地哭。執手問狀。顯之曰。別汝後。卽至新鄭。賊騎蔽野。見予大驚。鳴鉦發礮。予夜宿林薄間。日叩邨人。語以故。隔垣度食。得以無甚餒。越滎陽長葛。久之。達許州。城破後。居民四散。屢問無知者。遇一人。自言爲田忠。尊先公舊役也。道殉難事甚詳。並指藏衣冠地以相示。且曰。一二殘民。感先公遺惠。已伐北壇柏爲棹焉。乃導予往。舊僕惟代興在。侍香火。受邑人弔唁。邑人致牟麥。給朝夕。困甚矣。因治裝將還。時府之委員挽留。且將申上臺。請賻。有舊例。予卻之。卽售馬。得百五十金。僦二輿夫。倍之爲行計。而代興有前討賊時俘婦爲室。不欲北。予與田忠曲喻之以大義。且曰。北歸便。乃各就道。夜宿黃河。突有南陳叛兵至。盡劫行裝。殺輿夫二人。予裸身越牆伏河畔。僅免。體無寸縷。邨媼投一帕。蔽下體。乃號於市曰。我山東庠生來迎許州死。

難同知韓公靈柩者也。以親知之誼。故冒險前來。今被劫。不能前矣。其子某俟於河干。若輩有能扶柩過河者。當重酬。時河南被兵久。里人各分砦自衛。有張王兩人。皆砦主也。感予言而前。曰。公好義。天下豈無義士乎。乃遣四人擁護而前。三日。北渡河矣。予急返先公柩。前函實未投也。仲美搶地哭。不能起。少旋。柩果至。乃泝衛河以歸。

白羽皇蠲金

廣昌白羽皇文學朝寧。順治初之隱君子也。家固貧。而好施予。歲以教授所得金。供甘旨。資衣食。有所餘。輒以周人之急。一日。行於道。聞婦人哭甚哀。訊之。則云。夫爲賊誣。獄急。將鬻女。惻然。出袖中金與之。問姓名。不答。竟去。及羽皇卒。忽有一人攜妻女至。柩前哭。伏地叩頭。至流血。曰。我邱安宇也。受公厚恩。不能報。奈何死乎。家人詢之。安宇備述其故。家人始知羽皇有蠲金事。

田馨野納鄉人

兗州田馨野。名生蘭。以明末盜賊蠭起。自兗南徙。展轉於淮陰秦郵廣陵之間。

繼遷江寧而鼎革。王師南下。羣不逞之徒。乘亂搆釁。日尋戈矛。以修私怨。豪帥馬某所隸士卒。素不馴。爭欲得而甘心焉。田有鄉人某。亦隸馬戲下。一夕。攜眷屬數十口詣田乞避害。田納之。或持械大呼於門曰。速出之。可免禍。否則汝家毀矣。田曰。彼雖非張儉。我獨不能爲孔融耶。不聽。諸亡賴亦稍稍散去。比事定。絕口不復言。

王某妻代人徙邊

王某佚其名。如皋隸也。任俠好義。本朝定鼎。同邑布衣許德溥。不肯薙髮。刺臂誓死。有司以抗令棄之市。妻當徙。王知之。高德溥之義。欲脫其妻而無術。乃終夜欷歔不成寐。其妻怪之。問曰。君何爲彷徨如此耶。王不答。妻又曰。君何爲彷徨如此耶。曰。非爾婦人所知也。妻曰。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。子第語我。我能爲子籌之。王語之故。妻曰。子高德溥之義而欲脫其妻。此豪傑之舉也。誠得一人代之可矣。王曰。然。顧安得其人。妻曰。吾願代以行。王曰。然乎。戲耶。妻曰。誠然。何戲之有。王乃伏地頓首謝。旋以告德溥妻。使匿母家。而王夫婦卽就道。每

經郡縣驛舍。就驗時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。歷數千里。抵徙所。風霜艱苦。甘之。不厭。於是舉人感之。爲斂金贖之歸。由是夫婦得終老於家。

胡義勤待主人

順治乙酉。杜濬待父母居金陵。僮奴十餘輩。多挈妻子叛去。走部落營伍。竄入兵籍。不數日。飛騎至。立馬主人門。舉鞭指畫。放言無忌。以示得意甚者。且拔刀斫庭柱。叫呼索酒食。不得。則恣意大罵。老僕胡義勤見之。獨切齒痛恨。別一奴亦已隸尺籍。私來說義勤去。義勤謝之曰。人各有命。爾本當得意。一旦遭時。自奮發。吾命薄。與主人同。願共守饑寒而已。此奴亦頗慚其言。自是不復來。詈主人矣。

義勤。濬兄方朔之乳媼之子也。方朔自金陵攜眷歸黃岡時。義勤適以他事阻江外。方朔之歿。義勤逾年而知之。則大慟。卽日惶遽。自千里外奔故鄉。哭方朔。跳擲號吼。嘔血數升。遂得喘病。因寄食於方朔之壻曹氏家。而養疴焉。居一年。病稍間。曹稍役使之。義勤慨然歎曰。吾聞忠良之臣。不事二姓。僕猶臣也。今曹

氏雖爲先主翁之壻。然其姓則曹。亦二姓矣。吾奈何遂事之。五十老奴而仰面於又一姓。良足羞也。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。事之尤無名。於是復來金陵。依濬。則老病可憐。耳聾益甚。濬旣素義其爲人。且重念方朔。待之甚優。命視管鑰而已。濬字于皇。黃岡人。

張三愛不去其主

張三愛。歙人。年四十。不娶。受役於人。其主貧。或告曰。去之可乎。張曰。否。三愛之主在。不並受他人恩也。主老而遭賦。縣令索租急。當予杖。三愛屢代主受笞。至百數。不少懟。三愛爲人修長。且健筋力。多種蔬。售之市。悉以其貲歸。購衣肉以奉主。且曰。主老。不忍使其一日缺衣肉也。

胡端友救幼主

胡端友。寧鄉人。劉光初之僕也。順治丙戌。光初妻胡氏遇賊於花橋。自知不免。以幼子付端友。端友負而逃。遇賊。力奔。始得脫。至家。釋負倒地。暈絕。逾時始蘇。

蔣爾直負主骨歸

蔣爾直。湘陰人。蔣之棻僕也。之棻客死於粵。囊餘三百金。爾直倡言攜資負主骨歸。同伴三人私議殺爾直。而分其金。爾直知之。挈資先遁。俟三人散去。復返。負骨數千里。冒鋒鏑歸。及沒。之棻子爲之服齊衰三日。

張瑛納趙氏穉子

順治己丑。姜瓖之亂。汾陽東官村有趙某者。被劫。男婦均被殺。僅餘一穉子。奔至張瑛所。納之。匪往索。瑛曰。是不可。必欲得者。吾兩村且鬪。視強弱。及亂平。瑛助穉子。白諸官。治罪者十餘人。瑛字玉采。汾陽人。

楊碩父收瞿式耜張同敞尸

順治庚寅十一月。定南壯武王孔有德之軍抵靈川。入嚴關。起兵之明遺民張同敞。乃乘夜獨泅灘江。入桂林。見明桂王之廣西巡撫瞿式耜。相對泣。誓以死。王旣下會城。執瞿張。令降。不從。幽之。月餘。而後殺諸市。瞿被執。時家屬匿楊蓺所。蓺字碩父。瞿之幕客也。事發。并執蓺。蓺不屈。王義而釋之。瞿死。蓺服衰絰。懸楮錢滿衣。行窶窶有聲。號哭營市間。見纓弁袴鞬短後衣者。輒叩頭。請言於王。

收殮主人。王聞之。曰。瞿某有客義若此乎。并同敝尸許之。遂得葬。

性因上書言收瞿張尸事

當瞿式耜張同敞未收殮時。有僧性因者。卽永明王時之給事中。金堡也。謫戍不赴。披剃於桂林之茅坪庵。亦上書定南壯武王。言收殮瞿張事。其略曰。古之成大業者。必表揚忠節。殺其身而愛敬之。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。周世宗之於劉仁贍。元世祖之祭文天祥。明太祖之祠福壽是也。衰國之忠臣。與開國之功臣。皆受命於天。以分任乾坤之事。天下無功臣。則世道不平。天下無忠臣。則人心不正。事雖殊軌。道實同源。王旣殺兩人。則忠臣之忠見。功臣之功亦見矣。抑又王見德之時也。夫殺兩人於生。王所以爲功於本朝也。禮兩人於死。王所以爲德於天下萬世也。請具衣冠爲兩人殮。并擇付親知。歸葬故里。則王播仁義之譽無窮矣。侍者詣府將投書。遇蓺知已得請。遂不上。

文周匿故主妻孥

順治辛卯。大兵破舟山。董幼安志寧妻孥在急捕中。其僕文周者。匿之。挺身赴

官鍛鍊幾死而卒。不一言迺獲免。洎後。悼其主之祀絕也。獨以縞衣蔬食終其身。

張某養夏士友母

江夏夏士友孝母。以孝子名於時。某歲以疾卒。母痛其亡。而自悲七十之年。將擠於溝壑也。日夕哭之哀。有張某者。晉人也。僦居江夏。與之鄰。聞而詢於人。人告之故。曰。嘻。世固有孝子其人哉。世固有孝子其人而母不得終養者哉。我養若母。且我得與孝子爲兄弟行也。幸甚。亟趨詣其家。匍匐母前。願爲義子。月供薪米。奉以終身。

吳自充焚券

吳幼符。名自充。歙人。性慷慨。嘗假人以金。年三十三而病卒。取其券焚之。謂其妻子曰。吾之餘財。足給饘粥。無求多入。當其來貸時。吾已心贈之矣。

徐曰彥殮估客

徐長猷。字曰彥。廣濟人。十歲時。侍父於臨洮官舍。比長。好客遊。某歲返棹時。有

江西估客附舟。病且死。舟子利其貨。夜取尸。沈之水。僮僕聞之。以告。曰。彥乃召舟子。怒詰之。舟子色恐。語之曰。汝出其尸。當以厚直與汝。餘物悉籍記以待其子。言已。買棺殮之。舟抵估客之鄉縣。訪其子。命迎柩以歸。

施孟達焚田產簿冊

施于德。字孟達。嘉定人。家素封。及孟達服賈。益富厚。而性仁恕。佃戶有負租者。夷然不較。曰。彼貧耳。非本意也。寧忍負己。不忍直於有司。嘗出手書一帙。焚之。皆記載田產積逋之簿冊也。計九千有奇。越數年。又出一帙。焚之。倍於前。

劉國友濟段某

西華段某攜眷歸。避亂。阻於道。聞劉國友義。往歸之。卽授以居。糧糗布帛之需。悉爲贍給。道可通。百計謀所以濟之。段卒得還里。其家亦免於難。

徐華國救人

吳江徐華國屏居東郊。其地多荒冢。有鬼。數迷人。或至死。向暮。人不敢過其處。一日。華國夜歸。聞桑中空舍有若魘呼聲。疾趨視之。則見一人轉側於地。土塞

其鼻將死矣。乃負以返。救之得活。

許季覺活饑民

順治時。海寧頻歲饑饉。流離載道。邑人許季覺慨然憂之。致書當路。議甚剴切。當路韙其言。邑故多巨族。籍記其姓名。下注某出粟若干。榜於通衢。以片紙責取。巨族素信之。無有難者。凡得粟數萬石。又籍記饑民村里年貌並戶口多寡。按日至城隍廟。按籍以次而給。人人得所欲以去。饑民於季覺過時。必扶老攜幼。羅列道旁。手執長香。跪而言曰。許公活我。

朱湛侯諸雅六救黃晦木

明末畫江之役。黃晦木步迎明監國於紹之蒿壩。兄弟毀家。率子弟僮僕荷戈。婦女皆執爨以餉。世所謂世忠營者是也。其兄梨洲西下海寧。晦木乃留龔山。治輜重。事敗。狂走入四明山。爲馮侍郎京第參軍事。奔走諸寨間。順治庚寅。山寨軍殲。被縛。侍郎之嫂。晦木妻母也。匿其家。事發。當論死。梨洲還至鄞。謀以計活之。馮尙書子道濟。故人也。慨然任其責。臨行。日哺矣。道濟潛載死囚隨之。亡。

何。火忽滅。暗中有突出負晦木去者。不知何許人也。火至。以囚代之。冥行十里許。始息。則萬戶部履安之白雲莊也。負之者。戶部子斯程也。時遺民畢集。解縛置酒。忽管絃聲出隔岸。晦木掉小舟往。因自取琴彈之。曰。廣陵散。幸無恙。侍郎故部尋復合。晦木仍左右之。慈和寨主沈爾緒。又以孥寄丙申。再遭名捕。梨洲聞之。歎曰。死矣。故人朱湛侯諸雅。六力救之。免。遂提藥籠遊海寧石門間。或以古篆爲人鐫石印。或用李思訓趙伯駒畫法。鬻之以自給。浙西傳爲黃高士。畫爭購之。

馮易齋存孤

順治己亥。海上之變。縉紳之家。罹禍最酷者。以金壇爲甚。時王明新名亦在逆籍。身戮家徙。妾某氏方孕。行至山東紅花浦旅舍。產一兒。老僕楊某曰。覆巢之下。已無完卵。一線之繫。在茲客嬰。此去馮相國家不遠。主人爲其門下士。受知極深。馳告求匿。必能納也。妾是其言。楊乃襁兒於懷。夜叩馮門。時馮方家居。慨然曰。此我事也。疾揮楊去。命侍姬乳之。命名曰協一。示與己出無二也。協一年